易学三才之道对本草学三品说发生与建构的影响研究*

李亚飞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

摘要：受到易学三才之道的深度影响，本草学建构了药物的三品说，将药物品目进行分类并评判药效优劣。如何彰显“易”的“生生”之德，并应用中药的性理养生祛疾，是三品说建构的终极目的。三品药分别效法三才中的“天地人”，具体而言，上品药法象乾天的创生之德，中品药法象乾坤中人的能动性，下品药法象坤地的卑下意象，从而建构了本草学的形而上之道、疗效观与药用价值观。三才之道与三品说对后世本草学纲目分类的建构、药理药性的诠释，以及本草的配伍提供了本体论与方法论。

关键词：本草学三品说；易学三才之道；《神农本草经》；《周易》
DOI：10.16368/j.issn.1674－8999.2025.01.011
中图分类号：R2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999(2025)01－0062－07

A Study on Influence of Three Talents in Yiology on Occurrence and Construction of Three Levels in Characteristic in Herbology

LI Yafei

Institute of Basic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100700

Abstract: Influenced deeply by the Three Talents in Yiology, Three Levels in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medicine was constructed, which categorizes the medicinal items and judges their efficacy and quality.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the three level－character theory is to manifest of the "birth" virtue in Yiology and to apply the na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nourish the body and dispel diseas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three Levels in Characteristic of the Chinese medicine follows the model of "heaven, earth and man", the Three Talents. Specifically, the upper－level products of medicine follow the creation virtue of Qian heaven, the middle－level products of medicine follow the human initiative between the Qian and Kun, and the lower－level products of medicine follow the humble image of Kun earth. All of the above constructs the metaphysical way of herbal medicine and the views of curative effects and medicinal values. The way of Three Talents and Three－levels in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medicine products provide the ontology and methodolog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compendium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the interpretation of pharmacology and medicinal properties, as well as the compounding method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n the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Three Levels in Characteristic in Herbology; Yiology Three Talents; *Shen Nong Ben Cao Jing*; *Zhou Yi*

《神农本草经》是存世本草学著作中，最早受到易学三才之道深度影响的著作。该书援引天地人三才之道，鉴别本草药用价值的优劣，使本草的上中下三品得以归类，对本草纲目分类与配伍影响深远。目前，相关研究主要从汉代“天人感应”以及儒家“尊君”思想的角度概说其三品的分类缘由[1-2]，尚缺乏受易学三才之道影响的探讨，未从易学三才之道深入说明三品分类的缘由。本文基于易学与医学的古典文献，首先梳理易学三才之道与本草学三品说的内涵及二者之间的关联；其次详细说明本草学如何基于三才之道建构三品说；最后探讨本草学三品说及三才之道的影响。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CZX033)

1　易学三才之道的内涵及其与本草学三品说的关联

《神农本草经》大致出现于东汉，至南北朝陶弘景集注而最终定本[3]，该书“序录”中首次明确药有三品，以“三品说”作为该书的总纲，较为鲜明地受到易学三才之道的影响。欲明何谓本草学的三品说，首先要梳理三才之道的内涵，及其与本草学三品说的关联。

1.1　易学三才之道与本草学三品说的关联　“易者，三才之道，圣人之学，忧患之枢也[4]。”三才之道是《周易》及历代易学探讨的永恒主题，也是本草学初构药物品目的依据。《周易》最早系统地提出三才之道，成为该书的纲要。“《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5]。”整本《周易》探讨的是天人之学，把人和世界（天地）作为空间同构、时间相应、同气互感的统一整体加以考察。天地人三才互通感应的整体，以及三才运动的秩序与价值取向，是三才之道展现的核心论题。

三才的范式同样是早期本草学建构自身系统的总纲，为《神农本草经》所代表的本草学援用。该书“序录”言：“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应一日，以成一岁[2]。”药分上中下三品，使不同本草的效用与身体差异化的诉求相统合，分别收录于该书上经、中经与下经。三品药各与天地人交相感应，体现出三才之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生态整体观与推类的方法论。与《周易》“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5]，以一卦六个卦爻各两分，自上而下分作天地人的征象类似，《神农本草经》则法则“历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为一岁，而天气周”[6]的自然时间原象，以岁日之度数，三分三百六十五种药。三品药从善（优、无毒），至恶（劣、多毒），以天地人的价值高低为“类聚”“群分”的客观尺度，呈现出药象上的三才化譬喻，使世界整体的秩序与结构再现于本草的分类与价值体系中。

这些类聚、取象不局限于数字化的抽象演绎，更是建基于实然的关联和丰富的价值效用基础上。卦象符号建构世界的整体，具体以卦象中上中下各二爻合为六爻，象征天地人三才，把各要素、各环节、各实体相互交织、沟通、互动的整体三分，三分后的天地人三大实体，便于各自种属的推类、特色的突出与功能的划分。无论是从逻辑的“大全”，还是从实然“气化”，以及价值“实现”的意义上，三才依然在“易”整体的包含、笼罩、牵引与推动之下。与卦爻通过逻辑、卦气、价值建构互感的三分整体相似，本草通过数理、药气、德用推演三分的药物全体。精选三百六十五种药法象年日之数，三分是比附三才的实体，通过“同气相求”[5]，同类互感的易学气论，建构本草学的气化论、价值观与药效学。

1.2　易学“天地人”三才的内涵

1.2.1　易学中“天”“地”的原初内涵　《周易》中的“天”，排除已被《易传》淡化的“神化之天”外，大致有两层内涵：“道”的代称、天地自然界整体的象征[7]。《周易·乾·文言》言：“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5]。”程颐说：“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8]，“天”即是“道”，又称“天道”。“天”无法被个人意志左右，不仅在时间上先于生命而存在，而且自在自足、自本自根，不需要外在的“他者”作为其存在的根据，自作主宰的同时又能够主宰万物，使万物的运动具有规定性，同时又有生生不息的创生之德，赋予万物生命，并表现出神妙万物的功用。从“道”不可言的角度讲，“天”面向世界无限的开放与包容，任何具体的概念语言都无法对之加以规定与限制，但却能够被觉悟者身心所体验，并在实现生命的存在意义中开显。

《周易》的“天”还是包含“地”的自然整体，但从天地相对、二分的角度展开时，天则是乾卦法象、比拟的对象，地为坤卦的物象所包含，天地具有乾坤所象征的一系列特性与德用。“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5]。可见，天是生命的本源，在与地相互成就的交织关系中，作为创始、主动、统率、阳刚的地位出场；地则居下，奉承于天，厚德载育万物，“是一切生命得以存在的基础”[7]，有生养、被动、谦卑、顺从、阴柔的德性。因此，《易传》以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分别把天地拟人化为父母，作为生命的来源与成长的依靠。

“乾元”之“元”是“大”“始”之意，“坤元”之“元”则是“至”“生”。“至，极也，比‘大’义差缓。始者，气之始；生者，形之始。顺承天施，地之道也[9]。”“大”无所不包的范围甚于“至”，“始”在时

间上先于“生”，所以“乾”在时空范畴上皆超越于“坤”。从气化论的角度讲，“天”以元气、精气发挥其创始作用，作为一切生命与现象化生的本源，元精之气以其无形的创生性伟力为一切实体赋形；地作为有形实体（质）即是生于天之元精，承担起养育、承载万物生命的职责。天呼而地与之应，天地以气的升降运动氤氲交感，发育成就万物。《易传》言：“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5]，可见“生”是“易”的根本精神，“生”具有无穷的创造性，体现于天地生成、哺育、成就的万物。

1.2.2 汉代易学中“天”“地”的内涵演变 天寥廓而居上，地广袤而居下，天地是人俯仰之间直接给予人的“大象”，“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5]，天地变化呈现出能够被直观感受的一系列物象与寓意。从两汉易学的发展趋势来看，“天”仍保持其为万物赋生、创始的积极意义，“地”则维持其“厚德载物”[5]等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愈发凸显其卑下、凶恶、死亡的消极隐喻。《焦氏易林注》中有“乾”“大明”“为日”“坤为体，为患害”“坤恶”[10]。虞翻《明扬释宋》中有“乾生，故‘吉’，坤杀，故‘凶’”[11]。《易纬·乾凿度》也言：“乾者，天也，终而为万物始[6]。”乾天作为始终、生死、归申循环交替中永恒创化的起点，坤地则引申《周易·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吉凶生矣”[5]等观念，预示卑微、卑贱、凶恶、死亡，作为生成历程的终点。《周易·系辞下》曰：“乾，阳物也；坤，阴物也[5]。”《周易·否·彖》曰：“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5]以阴爻比附卑鄙小人，阳爻代表正大君子。“以乾坤二卦为本，乾为阳，坤为阴，此乃自然之理，由此厘定：尊卑、贵贱、上下、动静、刚柔等。”[12]乾为阳，坤为阴，由乾坤的特性与德用推知二卦分别与阳为正、为生、为尊，阴为邪、为杀、为卑为同类，是乾卦多积极隐喻与坤卦多消极隐喻的直接原因。《周易·系辞上》谓“一阴一阳之谓道”[5]，阴阳交感互动的整体即是道，乾坤即是阴阳之道的象征，而乾为阳、坤为阴，阳尊阴卑，由“由乾坤衍生阴阳卦聚”[12]的归类总纲就已经启示两汉易学“贵天贱地”“崇阳抑阴”学术思潮的走向。从生命的根本与终极处讲，阳的创生性与阴的消亡性所形成的正负两种价值观念，在与生命生灭等终极的边缘域关联上得以树立，而天地、乾坤与阴阳作为征象与符号隐喻，成为这种价值取向得以表象的中介。

1.2.3 易学中“人”的内涵 天地之间栖居的“人”，则是天地氤氲化生的“灵秀”，不仅是自然万物的一部分，作为理性能动的主体，还能够辅助天地化育万物，“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5]，“赞天地之化育”[13]，揭示、引申出万物终极的物理、价值与情感，并实现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所以三才之中，“人”处于核心的主体地位，“人”既能“远取诸物”[5]，以身外的万物作为理性直观的对象，获得天地涌现的“外象”启示；同时也“近取诸身”[5]，以自身作为观察、体验的“内象”，使天地之“道”的价值与意义开显之际，也使该“道”在自身生命上得到揭示、落实、贯彻与躬行。所以“人”还能够奉行道之德，辅助天地“裁成”万物，实现生生之道。总之，天地人三才作为具有卓越价值与功用的互动整体，必然成为易学法象的对象。

2 易学三才之道影响下本草学三品说的系统建构

《神农本草经》三品说的内涵与易学三才之道共通。该书中的三品说，主要是乾坤二卦与人性（能动性）的比附、推类思想影响下形成的观念，体现的是乾天、坤地、人性的或积极或消极的价值取向。

2.1 上品药法象乾天的创生之德 上品药“养命以应天”，主要法象乾天的生机活力与创生之德。“养命”的“命”主要指生命。《素问·生气通天论》言：“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14]。”“命”为受气于“天”而生，“天”含有的创造性力量——“生气”，不仅是生命之源，也贯注于生命之中涵养身体，能否使天人共有的“生气”更好地沟通、协调，充满焕发生命活力的“生意”，是脏腑、九窍、十二节是否具有完备生命状态的前提。《神农本草经》以上品药作为媒介来“养命”，就是崇尚“天”作为生死循环中恒常发生的一端，是永远赋生的力量与象征。所以在理想状态下，人通过服食会聚“天气”的上品药气，激发身体本有的“生气”潜能，就能成就“不老延年者”。陶弘景说：“今案上品药性，亦皆能遣疾，但其势力和厚，不为仓卒之效，然而岁月将服，必获大益，病既愈矣，命亦兼审。天道仁育，故云应天。独用百二十种者，当谓寅、卯、辰、巳之月，法万物生荣时也[15]。”不仅说明上品药药性缓和，久服能扩展生命的长度，也佐证上品药之所以“应天”，正是效法天的“生意”，即仁爱生养之德，同时指出上品药也能愈病，但需要量变的积累，才能收获生命的质变升华。以上品药一百二十种与寅（一月）、卯（二月）、辰春（三月）及夏初巳月（四月）关联，是《神农本草经》一药应一日观念的具体化，以

形成生气蓬勃的时象，使上品药与身体发生合象，突出体现在从万物复苏，到茁壮华实的生命历程之中。

以药应日，表象生命时间流动的观念还有十二消息卦的思想背景。西汉孟喜提出十二消息卦，以十二辟卦次第代表十二月，以各卦阴阳爻的依次消长，象征一年阴阳二气的增减过程。阳爻自下而上递增，为“息”，表示阳气长养万物，生气逐渐旺盛的历程；反之，阴爻自下而上增多，阳爻顺次消减，为“消”，隐喻阴气渐渐消减生命的活力，死气逐步增长的过程。以泰(䷊)、大壮(䷡)、夬(䷪)、乾(䷀)，分别意指寅、卯、辰、巳四月，表象“生(阳)气”的各卦阳爻从泰卦开始逐渐递增，至乾为六爻皆阳的纯阳之卦，隐喻乾卦指代的巳月为阳气鼎盛，生气最旺盛之时。这就能够从卦爻爻变的角度，直观推测上品药促成生命“生荣”的发生时间。

“轻身益气”即是“应天”之德展现的具体生命表征，除了带有“服食补益”而“轻身飞举”长生不老的仙道色彩外，还有医易生命哲学的价值取向。《易纬 · 乾凿度》言：“《易》无形埒。易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清轻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6]。”《素问 · 阴阳应象大论》言：“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纪，地有五里，故能为万物之父母。清阳上天，浊阴归地[14]。”“变易”是“易”的基本特征之一，“(太)易”作为生化一切的本体，是所有变化的起始，自然世界的生成就是在“易”的主导下，清轻的阳气升而为天，重浊的阴气降而为地，而“天有精”的“精”也是在精气主布化生成的意义上提出的。在“天人同构”“天人同气”的视域下，《素问 · 阴阳应象大论》提出：“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14]。”清阳之气寓居于身体的上窍、体表的腠理以及体端的四肢，与天气居上而拱外的空间秩序同构，“清阳发腠理”，也提示能够升举清气。与“天”同气感应的上品药，同样得天之生气及其清阳之气的升举之力，使身体清气增而浊气减，所以能“轻身益气”。从以上意义，就能理解上品药“养命以应天”的含义及其创生的潜能，以及为何其所盈蕴的生生之气决定了其“无毒”，没有任何否定生命的因素，能“多服久服不伤人。”

2.2　中品药法象乾坤中位人的能动性　中品药“主养性以应人”，是从乾坤(天地)之中位、能动性参赞万物的人、生成次序和高低效用的角度探讨。首先，突出乾坤的中位及人的主体能动性。从位置上讲，三才之中人处中位，本草以人身栖居于天地之中的物象，作为中品药的同类之象，促成身与药发生和谐感应的合象。“‘性’之原义，应指人生而即有之欲望、能力等而言，有如今日所说之‘本能’[16]。”从人的主体性讲，人栖居于天地之间，是天生地成的“灵秀”，人生而即有之性，决定其不仅是自然万物的一部分，作为感性与理性相统合的能动主体，还能够揭示并引申出万物终极的物理、情理与价值，开显生命存在的意义。陶弘景言：“人怀性情，故云应人”[15]，“性情”连用，正是从人情感与理智独特的两面说明中品药缘何“应人”。人所处身的中位，辅助天地裁成万物的能动地位，及实现生命意义的价值，不仅成为易象法象的对象，也是本草借以引申说明药理的依托。

其次，从生成论的角度讲，“天”与“命”往往相连而为“天命”，如《中庸》所言“天命之谓性”[13]，《康熙字典》释谓：“性是赋命自然”[17]，《郭店楚简 · 性自命出》有云：“(性)自命出，命自天降[18]。”突出了性与命的终极与根本的意义。性是在命的基础上禀赋而成，“性”是天命、天道落实于身体的具体体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5]。”隐含“命”是直接继“天(道)”而生，“性”是“命”自然而然的成就。所以朱熹谓：“性，谓物之所受，言物生则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阴之事也[9]。”有物之命的“生”，才有当下即成的“性”。“天命”强调更多的是命运、主宰、天生如此的形而上维度，“性”则是命定即成，是人与物“是其所是”的根本规定及其潜能，由“命”作为维持其自身的根据与本原，从而区别于他物，不消冥于他物的显著特征。

中品药“主养性以应人”，中品药性与人性、人之道成为了密切相关的整体。《周易 · 说卦传》言：“立人之道曰仁与义”[5]，仁义既是人之道，也是人性的关键组成部分，孟子就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人之性。《神农本草经》以次于应天上品药的中品药“养性以应人”，正是天命落实于人身而为人之性的再现与再释，主要援引易学性命之理，为本草学药物自然的等差秩序与效用的高下提供形而上的说明，用药性去涵养人性，用药物的生生之气，助长仁义的“生意”等人性美德，是《周易 · 说卦传》中“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5]，以“易”教人如何顺应性命之理以养性的经典体现。

最后，“性”是在天的“生气”下所成就，在生存处境遭遇危逆，维持住其自身“养性”之时，也可能遮蔽其自身而“隐性”“残性”，遭受生命否定因素的异化，所以人性展现于后天生活世界则有善恶。与之类似，养性之药的天然药性无所谓“善”“恶”，能够维持其自身特性，自我生长繁衍，释放自身的潜

能，只是在与人身生命发生作用时，才表现为一定的非“尽善”之宜。中品药有有毒、无毒之分，不如“养命”之药“尽善”，纯有“生气”而“不伤人”。所以《神农本草经》以中品药或无毒，或有毒，不得已而用之。如何恰当地既用“有毒”而“遏病”，又能最大程度利用或规避药物的毒性而“斟酌其宜”，恰到好处地“补虚盈”，成为“养性”的关键。陶弘景言：“百二十种者，当谓午、未、申、酉之月，法万物熟成时也[3]。”午、未是盛夏二月，此时“天地气交，万物华实”[14]，申、酉是秋二月。万物从春“虚”到夏“实”，再到秋“收”，恰类似于本草与人生命相互协作，共同打造的“补虚为赢”的药象。但从五月夏至后，阳极而阴，阳气达到顶点，开始向相反面转化，阴气增长预示生命的否定因素逐渐增强，如十二消息卦姤（䷫）、遁（䷠）、否（䷋）、观（䷓）分别指向的午（五月）、未（六月）、申（七月）、酉月（八月），阴爻自下而上，渐自增长，阳爻渐渐衰败。可见，生命的促进与否定因素在中品药所拟象的时间中同时出场，共同隐喻中品药补虚为赢的“生气”与削伐生命的“毒气”并存的两面，提示医家在恰当的时间节点，当始终保持攻补之间动态平衡的“时中”佳境。

2.3　下品药法象坤地的卑下意象　下品药“主治病以应地”，主要深受易学阳尊阴卑观念的影响。《地理知本金锁秘》言：“一部大易，扶阳抑阴。”《黄帝四经》之“贵阳贱阴。达阳穷阴”[19]为《周易·系辞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5]观念的延续。医家尊阳抑阴较多体现于病危而生死攸关之际。《伤寒论》曰：“凡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20]，即阴病出现阳脉为生，阳病出现阴脉则死，这种阴死阳生的巨大差异，不仅是一般经验的总结，也是观念上贵生恶死价值取向的结果，所以《医宗金鉴》言：“阳证见阴，命必危殆，阴证见阳，虽困无害[21]。”《千金要方》有医有三品之说：“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22]。”上医治未病，犹如上品药养命而应天之阳，阳预示着生生不息，故养阳气是上医养生延年的最高层次；中医治欲病，类似于中品药“欲遏病补虚赢”，通过损太过和补不足，提前遏制疾病于起始阶段；下医不知预防养生和截断早期病程，等到病已成才治“已病”，与下品药“主治病以应地”之阴境类似。

《焦氏易林注》言：“坤阴，为灾殃，为毒蛰，为害”[10]，“坤死，故曰‘大命殒颠’[10]。”坤为“疾病”“毒”“忧”[10]，坤阴预示的灾殃、毒、害、病、死，与毒药治病，损及性命的低层次恰好关联。陶弘景言：“下品药性，专主攻击，毒烈之气，倾损中和，不可恒服，疾愈则止”[15]，不仅治病之药“多毒，不可久服”，在毒药攻伐病邪之时，也会损及正气；而且毒药温热寒凉的药性过偏，以药性之偏纠正身体阴阳失衡时，容易矫枉过正，损及“中和”；况且在治病之际，若医者失其道术，还会“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23]。

下药应“地”，与三才中处于下位的“地”感应，当是效法坤地的杀、凶、卑、贱、下、浊、毒的消极隐喻。《素问·天元纪大论》言：“天以阳生阴长，地以阳杀阴藏[14]。”《焦氏易林注》言：“坤消”[10]，“地（坤）”成了万物消亡，藏没其身的主导因素，陶弘景云：“地体收煞，故云应地”[15]，也是在此意义上释论下品药的不良作用，并以下品药“一百二十五种”类比“戌、亥、子、丑”等冬日“时象”，以“法万物枯藏时也[15]。”表明地之“阴”所意味的身与药互动，共同发生万物终结的冬日时象。除隐喻消亡的“哀时”意象外，坤“为浊”[10]，“地”还是“浊气”等致病因素的象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浊阴为地[14]。”“地”为容纳“浊阴”之所，水谷糟粕等“浊阴”居下为正位，若“浊气在上，则生䐜胀[14]。”而下药不如上药清气轻身，其多毒，也会以其“浊气”伤身。

虽然下品药多毒，不能久服，但也能治病。“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还要本之，隐含坤地具有正向包容、养育与负向杀伐、消亡的双向度。下品药虽然有毒，但却能治病、愈疾，实是消极之中隐含积极的生命价值取向，体现出坤地虽然经历两汉以来对其消极意义的引申、发挥，但其积极成就生命价值的固有之意始终得以保持和弘扬，不因学术思潮的转向与社会政治的特定需要而隐没。

3　本草学三品说及三才之道的影响

三才之道及本草学三品说建构了药物分类的总纲与效用优劣的价值区分，对后世本草学纲目分类与性理建构影响深远。在药物分类的思维方式上，本草学遵循《周易·系辞上》“引而申之，触类长之”[7]的推类原则，直至唐代，仍以三品说建构的共通物象、价值观与疗效观作为药物分类方法论的基础，与本草的自然种属相结合。在后世本草学体系的建构上，三才之道为本草的性理与药效提供可供解释、推论、运用的形而上之道，树立本草有效性的本体支撑与说明。

3.1　三品分类法的后世影响　南北朝的陶弘景作《神农本草经集注》，在三品分类之中又按照自然种

属的差别，分玉石类、草木类、虫兽类、果部、菜部、米食部等七类次纲（只有“有名无实类”未分三品）。在《神农本草经》365 种药的基础上，又整合《名医别录》365 种药，增益为 730 种，便于三品分类法整合更多的本草，使三品分类的纲目更加具体。有学者认为，“在其后的一千年中，这种方法一直被沿用[2]。”唐代官修本草巨作《新修本草》广集各地本草，仍采用陶弘景三品主纲与药物自然种属次纲相结合的分类方法，并新附药物，共 800 多种药物。

唐代的陈藏器增补《新修本草》的遗漏，而作《本草拾遗》，根据药物的功效，创造性地立“诸药有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等“十剂分类法”，认为这“是药之大体，而本经都不言之”[24]。这是以药的性用为据，而非以本体的三才、三品为本所作的纲目分类。他补《神农本草经》药效分类的遗缺，而三品分类的方法却在现存的遗篇中无法体现，可能是该分类原则开始淡出医家视野的标志。宋代寇宗奭质疑“十剂”分类法，发出“惟寒、热二种何独见遗”的疑问[25]，他加入属于药性的“寒、热”二剂，使药物分为“十二剂”，但后世仍习以“十剂”称之，他同样未提三品之说。直至明代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时，“三品之名，而实已紊矣[26]。”其认为三品分类之说容易造成不同自然种属的本草混淆在一起，转而积极肯定按照自然种属归类本草的方法，推扩“十剂”为“十六部（剂）”，从而“不分三品，惟逐各部”[26]。十六部下又分“六十类”，从而以十六部为纲，六十类为目。“物以类从，目随纲举”[26]。使本草分类更加具体实用，成为本草分类的经典范本。但三品说在该书中并非仅存于本草史的追忆之中，而是“大纲之下，明注本草及三品，所以原始也”[26]。可见，三品之说及其三才之道虽历时弥远，但作为形而上之道，却能够通过该“道”“本体”，回溯本草性理发生的本原所构成的缘发境域与本草学初构期的时代精神，从而为药理、药性、药用正本清源，保持本草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与连续性，返本开新地汲取思想的灵感，为引发思想的创造性提供了前提与基础。

3.2　三才之道对后世本草性理阐发及配伍的影响

虽然自宋代伊始，受到理学的影响，许多医家更注重通过“格物”去“致知”，于本草的形色与功用上去求具体的药理，作为药用的形而上本体——三才之道的影响力不足，表现为三才之道对本草归类的影响减弱，但“三才”的道体未被医家所遗忘，表现为部分医家仍以“三才”阐发本草的性理，并以之为药方之名。其中，人参作为本草学以三才之道阐发本草性理的代表，方剂如三才丸、三才封髓丹也都含有人参，不仅以“三才”为名，还以之诠释本草的配伍道理。

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从形、色、功能的角度，说明人参禀自于三才的精气，契合三才之道。首先，“人参三桠五叶，乃禀三才五行之精气，寄形于草质，为百草之王”[27]，是以“三桠”形态的直观，作为人参禀自三才精气的象征；“其根干之色黄，得坤土正色”[27]，是以其根黄的色象为坤地之气的涌现，契合坤卦“黄中通理”[5]“地黄”[5]的物象；“盖脾主中宫，为万物之母，人无土不生，参得土德之精以生人”[27]，以人参根干得坤土地气的精华，故能够健运脾土，资养身体。这些效用皆是坤土载育万物的体现。

明代张志聪的《本草崇原》同样以“气禀”的生成论角度说：“独人参禀天宿之光华，钟地土之广厚，久久而成人形，三才俱备，故主补人之五脏[28]。”人参上禀天之清气，下钟地的膏厚气，其人形是天地之气长久氤氲交感所成。与人或人体部位“形似之药”，往往凝聚与人同质之气。

近现代医家冉雪峰盛赞“人参功兼三才，人与天地参，为明道之极功，物与天地参，乃稀世之珍品”[29]。首先表明，象征三才中“人”的人参，其“人形”隐喻灵秀之人的智慧能动性，能使“道”的生生之意开显到极致，从而辅助天地之化育，故其德与天地同列；其次，作为“物”的人参，“得天地精英纯粹之气以生”[30]，能够大补元气，救危亡而续命，因其好生之德而与天地并列。从来源气禀的实然角度及物象隐喻的维度，能够说明人参为何“三才兼备”。

三才丸、三才封髓丹，则是三才之道在本草配伍中的典型体现。明代《普济方》收录前代的三才丸治疗肺阴虚的燥咳，以天门冬象“天”，熟地黄法“地”，人参类“人”。清代汪昂《医方集解》言：“此手足太阴，足少阴药也。天冬以补肺生水，人参以补脾益气，熟地以补肾滋阴。以药有天地人之名，而补亦在上中下之分，使天地位育，参赞居中，故曰三才也[31]。”可见，三才丸并非抽象地择取三才之名，也在空间结构与作用对象上契合三才之道。肺叶居上罩护脏腑，象乾天与“天”之华盖，故以润肺金的天门冬象“天”，取象“金能生水”；熟地黄法“地”，体柔而水润，滋阴补肾，与肾水居下属阴，地处下而阴柔为同类物象，与天门冬配伍，“使天地位育”，促成天气下地气升，天地气交而使气机流行感通；人参则不法地象，而取其人名与人形法象人，且其健运脾土，居五脏之中位，助脾土化生精气，资养各脏腑，与

人“赞天地之化育”且处天地之中为同一位象，故能法人。元代罗天益的《卫生宝鉴》所录三才封髓丹，则扩三才丸为六味药，增黄柏滋肾阴法地道，砂仁佐脾行滞气，甘草调和药味象人道，辅助人参补中益气。可见，三才丸及三才封髓丹拟象“三才”的名称、上中下的纵向结构与“生生”的德用成效，是三才之道在药用配伍上的经典呈现。

4　结语

总之，易学的三才之道，不仅使原始混沌的世界整体得以划分，还使人身与本草具备三才的结构、秩序与效用。“生生之谓易”中，“易”的“生生”之德在人用药养生疗疾的生存活动中如何生成与实现，是三才之道影响下本草性理讨论的核心问题，具体体现于上中下的空间结构如何建构，更有利于生命位势的“居中化”；生长化藏的时间过程如何合理流动，更有益于生命活动的“时中化”；而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尽人的主体能动性去法天应时，尽人、尽（药）物之性，使人、物的潜能恰当而彻底地释放以“致中和”，从而最合理地运用本草性理，恰到好处地治病疗疾。值得注意的是，本草的三品之德、善恶的价值及配伍原则，并不能外在于人而独立存在，只有在人身生命中，在人身与药物发生的合象中才能实现。本草学的三才之道，对于当代中国本草学坚持道术一体，以道驭术，保持中国文化特色的思维方式返本开新，激发并延展临证的思路，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家葵，张瑞贤.《神农本草经》研究[M].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42－45.
[2]张瑞贤，张卫，刘更生. 神农本草经译释[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
[3]丁振国，张净秋.《神农本草经》成书考[J]. 中医药文化，2023，18(5)：434－452.
[4]明儒学案[M]. 2 版. 沈芝盈，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8：282.
[5]杨天才. 周易[M]. 2 版. 北京：中华书局，2022.
[6]常秉义. 易纬：解释易经[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7]蒙培元.《周易》经典诠释与“情感儒学”建构：蒙培元易学论文集[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
[8]程颐. 周易程氏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16.
[9]朱熹. 周易本义[M]. 北京：中华书局，2023：35.
[10]尚秉和. 焦氏易林注[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11]李鼎祚. 周易集解[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229.
[12]王亭之. 周易象数例解[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13]大学·中庸[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14]黄帝内经素问[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15]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辑校本[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
[16]徐复观，李维武. 徐复观文集[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19.
[17]张玉书. 康熙字典[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18]荆门市博物馆. 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2－3.
[19]黄帝四经[M]. 长沙：岳麓书社，2006：154.
[20]刘渡舟. 伤寒论校注：中医古籍整理丛书重刊[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21]吴谦. 四诊心法要诀：中医歌括丛书[M]. 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6：125.
[22]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7.
[23]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5：1396.
[24]尚志钧.《本草拾遗》辑释[M].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25]寇宗奭. 本草衍义[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10.
[26]李时珍.《本草纲目》新校注本[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7]赵学敏. 本草纲目拾遗[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0.
[28]张志聪. 本草崇原[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2：1.
[29]冉雪峰. 冉雪峰本草讲义[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
[30]徐大椿.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14.
[31]汪昂. 医方集解[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10.

收稿日期：2024－07－19

作者简介：李亚飞（1990－），男，河南睢县人，哲学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医哲学及中医药文化，道家哲学。

编辑：孙铮